

紫禁城內的冤魂

魏潤身 著

千古奇案揭秘



12475
紫禁城内的冤魂

——
千古奇案揭秘

19867
魏润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紫禁城内的冤魂

——千古奇案揭秘

魏润身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•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 2插页 273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600册

ISBN 7-5059-1165-1/I·842 定价: 6.85元

辉煌、雄奇、壮丽、阴森……

晨曦象一把如椽的大笔，将紫禁城涂抹、勾勒。黑暗慢慢地褪去，红色的墙，金色的瓦，隐隐露出本色，放出光辉。可是，萧杀的西一长街还是显得那么悠远，那么漫长。近处，是高高的红墙，灿灿的金瓦；远处，还是红墙、金瓦；金瓦、红墙……

另一个世界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在万籁俱寂的晨曦中，远处的市声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：

“三鲜馅的馄饨，热乎——”

“有铺陈的我买。”

“萝卜韭菜白菜！”

运水的木轮车隆隆。

婴儿清脆的啼哭：哇，哇，哇……

一切都隐隐约约，一切又都听得那么清楚。不是幻觉，是真正的人间世界。老太监们告诉他，这极远极远的市声叫“响城”，越是阴天听得越清楚。

冷寂、惶惑。一个月了，他来到紫禁城已经一个月了。除了扫扫长街的夹道之外，什么也没见到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被称为老佛爷的皇太后什么样？光绪皇帝呢？怎么身在紫禁城，两眼除了红墙金瓦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呢？

沙、沙、沙……西一长街出现了几个人，那是和他一样的候选太监，天天在扫地，拔草，擦门环。敬事房的一个副总管说了，三月初三，老佛爷才有功夫挑阍人，好好在下头排练，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

他心焦，觉得度日如年。

2023/12

翊坤门前的横街，青砖整齐地墁在地上，尽管扫不起什么尘埃，可他还是细细地扫，一切惶惑、焦灼、郁闷都倾注在手中的扫帚上，有什么办法？能进到大内这第一步，就已经够不容易了哟……

“寇成元。”

“喳。”他猛地一回身，发现师傅王四来到身后。

“大总管叫你呢。”

啊！他浑身一激冷。大总管不就是李莲英吗？没进宫的时候，他就听说李莲英是大内一手遮天的太监；进宫之后听下边太监一念叨，更知李莲英的权势胜过亲王郡王和军机大臣。此刻师傅说这个人叫自己，他的手指微微地颤动了，大总管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？

“师傅，您跟大总管提过我？”

“候选的花名册早递上去了，还用得着我提你？”王四心中当然清楚，李莲英早把名单看了多少遍。

“师傅，那……”他害怕，没到候选的日子，大总管干嘛叫他？

“别犯怵了，快跟我走，哪儿能让大总管老等你。”四十出头的王四眼角耷拉了，罗圈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晃，两只长长的胳膊在前面松松垮垮地垂着，加之背又微驼，老了，他过早地衰老了。

“喳。”他的心咚咚直跳，不觉双手已是汗涔涔地打滑。闯吧，一年之前，他不就自己阉割了阳物，准备闯出一番事业，一番天地来吗？等了这么久，如今能进皇太后的寝宫一看，自己怎么倒先发起怵来？

随王四师傅进入翊坤门，他不知哪一座是翊坤宫，更不知哪一座是体和殿，眼前晃动的是游廊、彩画、巨鼎、铜鹤，顾不得想，顾不得看，心中念叨着如何给大总管请安，叩拜、回

话……

穿过一道秀丽的游廊，王四师傅用手把嘴一遮：“到啦，前边就是储秀宫，老佛爷住的地方，别咳嗽，脚步轻点儿。”

尽管心中卯足了劲头要闯，可脑门儿上还是沁出一层汗。大清国皇太后跟自己近在咫尺了啊。

“往左来。”师傅把他引到储秀宫左面的耳房，向立在门口的小太监一点头，那小太监轻轻地说：“快点儿，大总管都等急啦。”

耳房的门轻轻打开了，王四赶上去请了个安：“李总管，奴才把寇成元带来了。”

寇成元三两步迈进门槛，一撩灰袍给李莲英跪下了：“奴才给大总管请安。”

李莲英坐在一只乌木绣墩上，厚重的眼皮轻轻一抬，站起来，说：“走，老佛爷今几个要见你。”

天！老佛爷要见他一个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容他细想，李莲英摒退了王四，把他带到储秀宫的西暖阁来。

“奴才给老佛爷请安。”李莲英迈着轻轻步子进去说，“老佛爷，我把寇成元带来了。”

“奴才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……吉祥。”一跨进储秀宫正殿，他的眼睛就更看不清周围的一切了。不管是两旁侍立的太监、宫女，还是宫灯、屏风、御座，在他眼前全成了一片雾，一片烟。至于面前端坐的慈禧，他更不知她穿的什么，戴的什么，跪在地上的他，吓得不敢抬起自己的眼皮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听到的声音不老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威严。

“奴才叫……寇成元。”

“多大年纪啦？”

“二十三。”他轻轻地睁开双眼，锃亮的方砖地照见了自己

的影子。

“二十三？那你该是成过家的人喽？”

“奴才已经成家，膝下有一儿一女。”进宫之后，他跟任何人也没说过自己的身世，何必告诉别人自己早已成过家？可是，在皇太后面前他不敢说谎，他怎敢对大清国的皇太后说瞎话！

“寇成元，你倒是会安排，娶妻生子之后又想来当当太监，有心计，好机灵。”她咯咯地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很甜。

“多少年来，奴才就想进宫侍候老佛爷。”他鼓足勇气，微微挺直身子。

“多伶俐的一张嘴，又拜菩萨又吃荤，成，你就留在储秀宫侍候我。”

“谢老佛爷。”

万也想不到，皇太后单独把他叫到储秀宫，给了他这样的殊荣。他激动地抬起头，映入他眼帘的慈禧一点儿也不老，白白净净的脸庞，两只眼睛亮亮的，鼻子端端正正，人中，嘴唇的轮廓极清楚。虽然只瞄了一眼便又低下了头，但他见到的是一位世间少见的美妇人。不用戴那满头珠翠，单是那丰润的脸庞，闪着幽光的满头秀发，就辐散出一股神威，一种无与伦比的雍容、典雅、华贵……

“这‘成元’二字有什么讲头？”慈禧又语音绵绵地问他。

“家父本是俚野村夫，不会给奴才起名字。”事先，他就听不少太监说了，进宫之后的名字常常另起。不管是几品的师傅带你，师傅都有权另赐名号。此刻皇太后问他名字，他一个劲替王四师傅担心。前些天师傅说了他这个名字不赖，就还叫寇成元吧，老佛爷是不是怪下王四没另给他起个更好的名字？

“男人贵在有才，天下多少男人都是些个平平庸庸的窝囊废，没有几个有出息，打今几个起，你就改叫寇连材吧！”

“谢老佛爷抬举!”被皇太后赐名，这是多大的荣幸，他砰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，脑门儿上毫不觉疼。

“寇连材，你稀罕这个名字吗!”

“老佛爷，我……”他跪在地上挺直了身子，两行眼泪流下来，“奴才愿为老佛爷赴汤蹈火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!”感激、兴奋、惊异，使他的胸膛一起一伏。

“下去吧，先跟王四练练梳头，往后我让你给我梳头发。”她的目光柔柔地落到他的脸上、身上，还抿起轮廓清楚的嘴唇冲他笑了笑。这眼神、这笑靥，确实倾注了慈禧对他的偏爱与青睐……

三天前，她到翊坤宫去弹古筝，偶尔透过窗户看到了在翊坤宫外扫地的寇成元，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太监!虽然他穿着厚厚的灰棉袍，但他伸腿跨出的弓步，那膀乍细腰的身板，一下就把她看愣了。再看他那一蹙眉，一抬手的神态，全和大内的太监不同。一脸英气，一脸秀气，隔着十几丈远，她怔怔地看了好几分钟。直到李莲英问她怎么了，她才让他把候选太监的花名册拿给她。

.....

今天，离得这么近，她更细细地端详了这个寇成元，不，是寇连材。他方方正正的脸盘，高高隆起的鼻梁，两道微微吊起的剑眉，饱满宽阔的印堂，一切都让她看着舒服。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，比安得海、李莲英、张兰德当年还漂亮，她喜欢这样的小太监，有他站在自己的身边，心里就陶陶然地另有一种滋味……

寇连材!寇成元永远离他而去了!从此以后，他就是寇连材了，这是大清国皇太后赐他的芳名。从储秀宫出来，扑面而来的梅香使他如醉如痴。皇太后，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皇太

后，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就是慈禧，老佛爷对自己恩重如山，不竭忠效力，对不起大清国的江山哟。

“寇连材。”

狂喜中他一怔，忘记了身后尾随他出来的大总管。

“老佛爷干嘛单独召见你？”李莲英的眉毛掉光了，终日对下人拿腔做势地板面孔。他的嘴角习惯性地往下弯，象一条鱼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他只觉得自己运气好，并没有想到别的。

“老佛爷凭什么把你留在储秀宫？”李莲英的“鱼嘴”使鼻翼下面刻出了两道深深的竖纹，像个端端正正的“八”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老佛爷给儿人起过名字？你这福份是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他被问得晕头转向，他确实不知道哇。

“没我李某人，你还不定得扫多少年的长街！”

“谢，谢大总管！”他恍然明白过来，李莲英的意思原来是这个。不过也是的，既然王四师傅没在李莲英面前提过自己，皇太后当然更不知谁叫什么名字，当然是大总管看上了自己，是他把自己荐了上去。

李莲英没再说话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盯着他的眼睛，直到他把头低低地垂下，他才一扭身子回去了。

尽管李莲英的目光让人琢磨不透，但他胸中还是充溢着兴奋。这次入宫的六十名太监，只有他一人被慈禧单独召见了。这样的殊荣有几个太监赶上过？

夜幕垂落下来，如钩的弯月把紫禁城又包裹在一层朦胧的细纱之中。巍巍宫殿，飞檐峭脊象层峦叠嶂，似巨澜狂涛。凝神瞩目于这鳞次栉比的殿阁檐椽，虽然没有了清晨的“响城”，但山鸣谷应，涛涌海啸的声音似又隐隐的传来。紫禁城，这是

皇门如海的紫禁城建筑群，通过视觉带给人的幻声……

一天了，他的那颗心还没完全静下来。怎么静得了？经李总管的举荐，皇太后一下就看上了自己，把自己留在她老人家的身边，这难道不是命？一年前，他是怀着何等心境，挥镰朝档里一割的哟……

2

公元一八九〇年冬，直隶昌平州南七家庄笼罩在一片黑暗中。

只有一家的窗子里，跳动着一只暗红色的小火苗。北风呼啸，它强劲地吹，似要穿透那脆脆的高丽纸，要把那微弱的烛光吹灭。

“爹，你醒醒，你醒醒。”一张俊秀的脸上，拧起两道黑亮的剑眉。双手捧着的一只药碗在哆嗦。

喘息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，爹的两腮深深塌陷，太阳穴也凹瘪了。

“爹、爹……”月秀嚶嚶地哭，她与他一直守在老人身边。

时间凝滞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双青紫的眼皮在动，睁开了，幽暗的灯光下，老人的眼球浑浊、灰黄。那瞳仁似要搜寻什么，却又不能转动。一只骨节粗大的手从被盖中笨拙地抽出，吃力地向空中一抓，半攥的拳头僵住了，老人的嘴唇张了张，没有发出声音来。

咣当，僵直的胳膊垂下来，碰翻了他手中的药碗，哗啦！

“爹！”

老人的瞳孔越来越大，至死没闭上那灰黄浑浊的眼睛。

“爹……”月秀凄惨地叫了一声，他跟着跪在父亲的床前：

“爹……”

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叫，他与妻子早已料到，自从被州里动了大刑之后，父亲已经没有什么时日了。

腊月十三上，邻居刘守信的女儿莲枝，独自到村西去拾柴，鲁疃村的财主赵灿把她截到垅沟里头糟践了。老实巴脚的刘守信不但不敢去找赵灿说理，还硬逼着女儿悬梁自尽。生性刚烈的寇士通知道了这件事，找到了刘守信家里，一把攥住他的腕子说：“真后悔当初我和你结交，亏你还是个男人，是个男人！”一甩手，他揉了揉刘守信一个趔趄。

“大哥，赵灿是远近闻名的大户，给我八个胆子，咱也惹不了人家呀！”十几天来，刘守信急得团团转，本来就黄瘦的脸愁得只剩了一小条。

“那你就逼莲枝去死？你就长了欺侮亲闺女的本事！”

“大哥，咱这胳膊根儿……”

“呸！”

怒火中烧的寇士通拉起刘守信就上了昌平州衙。他们哪里料到，赵灿早已买通知州郭森，郭森不但断他二人诬告，反而把他俩各打四十大板赶了出来。会使拳弄棒的寇士通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他只身直奔鲁疃村，闯进赵灿家破口大骂。赵家门槛下聚了好多人，好家伙，这不是在老虎嘴里拔牙吗！

有知州做仗恃的赵灿命下人捉拿寇士通。不料一个个被寇士通打得鼻青脸肿。赵灿的两个儿子本想上手，一见这阵势哪还敢往前凑。最后，赵灿竟让寇士通拎着脖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交待了他如何奸污莲枝的丑事。

称霸鲁疃村的赵灿，在全村父老面前那份栽！

不过，他只栽了一顿饭的功夫。寇士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受尽昌平州衙的酷刑殒命，还把自家四十六亩田产赔与赵家抵偿损失。

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令人手足无措。二十二岁的寇成元惊呆了。儿子贵贵还不到三岁，月秀又有了八个月的身孕，好端端的一个家，毁于一旦了。

怎么办？连房子都被赵家拆了个稀烂，只给他们留下一间西厢房，今后这四口之家，何以维生呢……

……

多少穷途末路的人从另一条道上走向了荣华。不用做官，不用应试，只要有茹毛饮血的心志、苦功，他就能比赵灿的财大势大，就能为父亲雪耻申冤。只要自己能得到皇上的恩宠，郭森这样的贪官算得了什么？一旦得势，他要把赵灿、郭森统统杀掉！

阉人，直求是出阉人的地方。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了，他恍恍惚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没有一句话，不吃不喝，他静静地炕上躺了三天。第四天，月秀刚从外面抱进一捆柴禾点火，突然一眼瞥见了：“成元，你怎么啦？快来人呐……”

他的下身裸露着，双股浸在血泊中，炕席早洇红了一大片……

寇连材，寇连材的名字一天就在西六宫传遍了。师傅王四对他说：“寇连材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看来老佛爷这么戴见你，你马上就该走红了。”

他兴奋，雀跃。走红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杀郭森、杀赵灿，告慰九泉之下先父的亡灵，不然，自己舍弃妻子儿女，到紫禁城干什么来了？

“师傅，您说我怎么才能讨老佛爷喜欢？”

“先把老佛爷的头发梳好，看见她那一头秀发了没有？如青丝象绿云，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头发。”

“那您快教我呀。”这些天，他虽然拜在王四门下，却从未碰过一次梳头匣，他一直拎着扫帚在扫街。

“先别急，得用‘心’眼去看，用‘心’眼去学，大总管就因为‘心’眼亮，所以拔了尖儿。沉住了气，往后的道儿还长着呢。”王四那略带红丝的眼睛不怎么明亮，却似乎看透了很深的东西。

此刻，他静静地躺在低矮的值房里，好久合不上眼。自己识文断字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，精心侍候人有什么不容易？他相信自己有能力，一定会受到皇太后的赏识。眼前是白顶子、蓝顶子、红顶子，他也要一品一品往上升，升到和大总管一样，顶子是红的，在灿灿的阳光下闪光……

天亮了，他和六个被编在一班的太监来到储秀宫。换下当夜的太监之后，他只是被领班吩咐站在正殿外侍立、传话。老佛爷好象把昨天的事情忘了，甚至忘了亲自赐了他一个“连材”的名字。他有些不踏实，自己憋足了浑身力气，连屋子都进不去，他怎么孝敬老佛爷？好难受！

隔着正殿的玻璃，他又看到了丰腴美丽的皇太后。年近花甲的人了，脸皮不松弛，也没有几道皱纹。有时她咯咯地笑，有时她也训斥下人。有几次，他真想大步跨进暖阁，说上一句“奴才寇连材侍候老佛爷来啦”，可怎么敢呢，连有品位的太监们都垂手肃立，自己岂能这样冒失？

对，用“心”去看，用“心”去学。他偷看宫女，太监们怎样给老佛爷穿鞋、端茶、倒痰盂；午睡时怎么铺床怎么叠被，又如何为躺下的慈禧揉腰、捶背、搓腿……

一个月下来，他在正殿的台阶上站惯了，心里也着实学了东西。这期间，老佛爷没有传唤他一次，一旦能跨进暖阁，他会做得比别人不差，他有心计，也有劲儿。”

这期间，他见到了面庞清癯的皇帝。比他年岁还小的皇帝身材枯瘦，一进储秀宫，他的双眼就垂下来，走路的步子也很轻。每天早上七点半，他准来到这里给老佛爷请安。照例是那

句“亲爸爸吉祥”。老佛爷也不过是那几句：“昨几个睡得好吗？”

“早上用的什么膳？”尔后，皇帝会不紧不慢地退下去。接着，隆裕皇后就来了，她又矮又瘦，模样不怎么中看，待人倒很和蔼。每天给老佛爷请完安，总是和她老人家聊上一阵，亲亲热热。珍主子和瑾主子他也见过了。珍妃是位活泼爱笑的美人，瑾妃胖胖的，显得稳重而又端庄。这全是直觉留下的一点儿印象。紫禁城太大了，大内中的人太多了，熙来攘往，他的脑子一时记不住，毕竟来到储秀宫才不到一个月呀。

老佛爷有时也出储秀宫，那是去逛御花园。他跟着去，远远地排在轿尾。几次想凑到前面，那里没有他的位置，头上没有顶子，怎能站到前面去？

他把心里的焦灼对王四说了，师傅瘪着缺了一颗门牙的嘴说：“连材，哪儿有你这么着急的？大内四十八处几千名太监，多少人一辈子没见过太后面，你这不是烧包吗！”

“我，王师傅……”

机会来了。

三月初一的早上，慈禧刚刚梳洗完毕，李莲英捧进一只楠木盒子来：“老佛爷，您看这是什么物什！”他一手把盒盖打开，将盒子捧到慈禧面前。

盒中原来是核桃大的一块琥珀。底为平托，上面雕起一座山峦。阳面刻着一个“南”字，山脚又琢出一个“东”字，雕工既不精细，石料也不名贵。通体闪着淡淡的黄光，一点儿也不新奇。

“乍乍呼呼地干什么？这么个破玩艺儿有什么新鲜，你就会上我这献殷勤，胡弄我这个老婆子是不是？”慈禧见过的东西多了，今天见李莲英捧出块破琥珀胡弄她，心里老大的不痛快。

“老佛爷，您别急呀，您往这儿看。”李莲英用两个指头捏

起那块琥珀石雕，轻轻往上一举，咦！有水，那琥珀中包着一汪清水，里面是半空的。

“这玩艺倒是怪稀罕，拿过来我看看。”慈禧定睛一看，顿时感到奇绝。她托起那块琥珀石雕，左看右看找不到一条缝隙。多少奇石美玉她见过，可从没看到琥珀里头还有带水的，她笑着问他：“你上哪儿讨换来的这东西？”她爱不释手了。

“老佛爷，这是奴才托人从波斯国买来的夹水琥珀，雕它可不同一般的琢玉，一刀不留神，石破水出，它就半文不值啦。”

其实，这块夹水琥珀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送给李莲英的。他眼珠子一转，让人拿到前门外的玉器作坊，草草雕刻出来，急急火火地捧送到慈禧面前来讨赏。

“玩艺儿倒是稀罕，可光秃秃的一座山下窝着一汪子水，怎么还刻了个‘南’字和‘东’字呀？”慈禧知道，不管李莲英献上什么，他都能讲出个道道儿讨自己喜欢，这夹水琥珀更不必说，瞅他那眼神，就一个劲儿憋着要说。

“奴才花两千两银子雕它，就是为了朝贺老佛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您看南山接天宇，东海是汪洋，这是浑然天成的福寿之宝，能伴您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。”李莲英耷拉下的眼角一挤，眼睛更剩了一条缝。

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慈禧咯咯地笑了，她喜欢这块夹水琥珀，吉祥、吉祥。

“老佛爷，这夹水琥珀是为您生成的，没有这天生的瑰宝，就是打死奴才，奴才也想不出来呀！”

“大伙都过来”，慈禧今天得到这件宝贝，心里说不出地痛快，她竟招呼暖阁内外的太监宫女都围过来，“看看，这是大总管献上的夹水琥珀。”

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它是波斯国专为老佛爷长出的琥

珀。”李莲英从慈禧手中接过那块石头，将它放到炕桌上。

人们屏声敛气地看着，谁也不敢出大声。在储秀宫呆长了的人见过不少慈禧的好东西，可谁见过这石头里头包水的，奇！

寇连材也进来了，他凝视着那块琥珀，不由得轻叹一声。

太静了，慈禧一下看到了他：“寇连材。”她的声音也极轻。

“奴才在。”他回身把头低下。

“你看这块玉雕怎么样啊？”

“我，它好……它好哇！”想不到一个多月后的今天，慈禧突然又点他。

所有太监宫女都一惊，老佛爷从没让人一块儿聚拢到她屋里看珍宝，更没让下人品评过珍宝，此刻她问寇连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一个月来，慈禧一直观察着寇连材，她不想因自己一时赏了他一个名字，而让这个年轻阉人张狂起来，她喜欢他眉清目秀的一脸英气，但又时时告诫自己：不能把他宠坏了，当年不就是太宠安得海，让他给捅了一个大漏子！尽管她还没悟到今天的李莲英早已赛过安得海，可安得海的教训使她对新来的太监格外小心。更何况，成过家的人再当太监，他知道女人的一切，尤其是女人的那颗心。对寇连材，她得悠着来。

刚才，她情不自禁地把目光又聚在寇连材身上，轻轻地一声长叹，脱口便叫了他一声，她自己都觉得奇怪。

“寇连材，既然你看着它好，那又叹得哪门子气呢？”

包括李莲英在内，所有人都把心提拎起来，老佛爷恼了，寇连材冲她的珍宝叹气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。

“老佛爷，奴才我……”他战战兢兢地噤在那里。

“没关系，想说什么只管说。”听惯了奉承的慈禧也很纳闷儿。冲着这夹水琥珀叹气，能不蹊跷吗？她想解开这个闷儿，

不由得还有些猎奇。

“奴才我，老佛爷，这块夹水琥珀实为世间瑰宝，可惜的是——”他长长吸足一口气，“雕成这光秃秃的一座山，再加上‘南’‘东’二字，实在是浅而又浅、牵强附会的末流之作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撩袍给慈禧跪下，吓得不敢抬头。

慈禧出乎意外，李莲英目瞪口呆，众太监宫女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太监竟敢如此褒贬大总管献上的珍宝，岂不是拿着脑袋开玩笑？

“哦——，依你之见该怎么用材，雕成个什么才算上乘之作？”慈禧把他叫起来，难道这个昌平州来的小太监还懂得琢玉辨玉吗？

“老佛爷，夹水琥珀千载难得，若是请一位琢玉高手，雕成一枚《水漫金山》，那人情物态，山海云天才能各尽奇妙，栩栩如生。”事已至此，他不说已经不成了。

慈禧心中又是一怔：咦，《水漫金山》！好神奇的构思。奇巧得很，精妙得很。诚然要比这光秃秃的寿比南山强得多！

“寇连材，你祖上是干什么的？你学过琢玉辨玉的手艺？”

“奴才不曾学过专门手艺，只是见他人辨识过文物金石。”真不知道，他此番迎来的是福是祸。

“李莲英。”

“喳。”他不情愿地往上弯弯嘴角。万也想不到，寇连材新来乍到，竟在慈禧面前砸自己的锅，他这不是要反吗！

“把我的百宝箱抬来。”

“奴才知道了。”他梗着脖子出去，心里那份不自在。

慈禧把愣在一边的众人打发出去，坐下又问寇连材：“看来你念过书喽？”其实在翊坤门外第一次见到他，她一眼就看出这个新来的太监识文断字。

“奴才上过四年私塾，略微能背出几段诗文。”